



〔美〕海明威 著
朱永丽 译

丧钟为谁而鸣 下册

For Whom the Bell Tolls

海明威全集

ERNEST
MILLER
HEMINGWAY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〔美〕海明威 著
朱永丽 译

ⓉⓈ

丧钟为谁而鸣

For Whom the Bell Tolls

海明威全集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宋 颖
责任校对:毛张琳
封面设计:天恒仁文化传播
责任印制:王 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丧钟为谁而鸣 / (美) 海明威著; 朱永丽译. —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18. 9

(海明威全集)

ISBN 978-7-5690-2423-4

I. ①丧… II. ①海… ②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7490 号

书名 丧钟为谁而鸣

SANGZHONG WEISHUI ER MING

著者	海明威
译者	朱永丽
出版	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址	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行	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号	ISBN 978-7-5690-2423-4
印刷	成都市兴雅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成品尺寸	145 mm×210 mm
印张	27.25
字数	411 千字
版次	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	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	85.00 元

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◆读者邮购本书,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。

电话: (028)85408408/(028)85401670/
(028)85408023 邮政编码: 610065
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
◆网址: <http://press.scu.edu.cn>

目录

001	第 十 八 章
049	第 十 九 章
066	第 二 十 章
079	第二十一章
090	第二十二章
107	第二十三章
122	第二十四章
134	第二十五章
146	第二十六章
154	第二十七章
181	第二十八章
192	第二十九章

201	第 三 十 章
216	第三十一章
243	第三十二章
250	第三十三章
256	第三十四章
264	第三十五章
269	第三十六章
279	第三十七章
287	第三十八章
303	第三十九章
310	第 四 十 章
318	第四十一章
335	第四十二章
365	第四十三章

第十八章

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被装饰得五光十色的，小孩子都很喜欢玩。木马上面装有风琴和汽笛，两边都装点着被涂成金色的牛。木马在旋转得很快时，那上面的图案在夜色中好看极了。罗伯特·乔丹想，木马转动起来的时候，周围还有好多投套环游戏，曼恩大街上蓝色的煤气灯到了傍晚的时候就被点亮，旁边还有卖炸鱼的小摊，像风车似的摇彩轮^[1]转动起来，皮制阻力片“啪嗒啪嗒”地打着写有编号的小木格子，一包包奖品就像块糖一样被码成金字塔的模样。罗伯特·乔丹认为自己现在的状况就像旋转木马一样，但不是普通的旋转木马，它跟刚刚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你看，现在还有人在等着坐上我坐的这个旋转木马，

[1] 摇彩轮（wheel of fortune）为游乐场中的一种直立的大轮子，四周有许多写着编号的盒子，玩者对号获得奖品。

比如那些戴着便帽的高雅绅士，那些没戴帽子的粗鄙女人，他们正站在那旋转着的摇彩轮前面，翘首期待着。对啊，人还是老样子，喜欢坐旋转木马。但他们不知道游戏规则已经变了。因为轮子转的模式不一样了。这是一种不时绕着圈儿朝上转的轮子。

如今这个轮子已转了两圈。这是个有些倾斜的大轮子，每转一圈，它就会回到原来的起点。一边比另一边高一些，它的回旋把你带到高处，然后又向下送回到原来的起点。不过这里并没有什么奖品，他想，所以谁也不愿跨上这轮子。每次你都是不由自主地被带动着旋转的。沿着一条巨大的椭圆形轨道，从低到高、从高到低地旋转上一圈，你就回到原来的起点。现在，我们就是又回来啦，他想，转了两次没一点儿收获。

山洞里很暖和，洞外的风已然停息。这时他坐在桌边，面前搁着笔记本，他正考虑着炸桥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。他画了三张草图，描绘出他的行动方案，用其中两张图来标注爆破的具体方法，他描绘得如此清晰，以至于别人误认为这是幼儿园小朋友的课外作业本。这样一来，万一在爆破过程中他遇到意外，也好让安塞尔莫接替他来完成任务。他画好了这些草图，认真地端详着，生怕里面出了什么纰漏。

玛丽亚悄无声息地坐在他旁边，凝眉注视他忙碌。他意识到巴勃罗还坐在桌子对面，其余的人聊天的聊天，玩牌的玩牌。他闻到山洞里的气味，已不再是饭菜和烹饪的香气，而是烟火、汗臭、烟草、红葡萄酒混在一起的污浊气味。玛丽亚看他快画好一张图了，就把一只手搁在桌上，他用左手拿起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脸颊上摩擦着，她的手很柔软，上面还散发着她洗碗碟时用的劣质肥皂的味道，虽然很淡，但他还是能辨别出。他把她的手搁下，继续画图，他没看她的脸，他不知道她因为他方才的动作而涨红了脸。她的手自始至终就没拿开过，就放在他的手边，但他没再碰它，毕竟明天的任务还是很艰巨啊。

他忙活了半天，终于把炸桥方案规划清楚了。只见他把笔记本翻到另一页，开始写行动指令。对于这些，他的思路清晰而又周密，写东西时候的缜密思维使他感到愉悦。他在笔记本里写了满满两页，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。

我看大概就是这些了，他对自己说。写得明明白白的，看来没有任何疏漏了。按照戈尔茨的命令，他制订了行动计划，必须先把那两个哨所拔掉，这样才能腾出足够的时间在桥上安放炸药。把炸药弄好后，等待时机，把桥炸毁，这就是我的全部任务。一切有关

巴勃罗的事完全跟我不相关，不过这件事好歹暂时解决了。巴勃罗参加也好，不参加也好。随便怎么着，都与我无关。不过我不打算再登上那个轮子了。我已经登上过轮子两次了，两次都转了个圈，回到原来的起点，所以我再也不想跨上去了。

他把笔记本合上，抬眼看着玛丽亚。

“嘿，小美人儿，”他对她说，“你看出什么头绪来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罗伯特，”姑娘说，她将手放在他那依然握着铅笔的手上，“你都弄妥当了？”

“是的。现在所有都已经写好，全都安排妥当了。”

“你在做什么，英国人？”巴勃罗隔着桌子问他，这会儿，他喝了很多酒，眼神再次变得有些混沌了。

罗伯特·乔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，内心戒备极了。离开这轮子吧，他对自己说。不要登上这轮子啦，我觉得它又要开始转动了。

“研究桥的问题。”他还是彬彬有礼地回答了巴勃罗的话。

“情况如何？”巴勃罗问。

“还不错，”罗伯特·乔丹说，“一切都按照预料的那样发展。”

“我始终在研究撤退的问题。”巴勃罗说，罗伯

特·乔丹看看他那双醉醺醺的猪眼一样的小眼睛，再望望那只酒缸。酒缸几乎空了，显然他又喝了不少呢，但是可能还没到醉的地步。

要谨慎啊，他对自己说，他又在饮酒了。没错，可你现在别登上那轮子啦，那对你没什么好处，徒然伤神罢了。

听说格兰特^[1]在内战期间经常喝得酩酊大醉，他确实如此。我打赌，如果格兰特可以遇见巴勃罗，他一定会恼怒巴勃罗的，喝酒误事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。格兰特爱抽雪茄，算了，他也给巴勃罗弄支雪茄。这副相貌确实需要再添上一支雪茄才完美。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，但他到哪里去给巴勃罗弄支雪茄呢？

“研究出什么没有？”罗伯特·乔丹客气地问。

“差不多。”巴勃罗说，他还煞有介事地点点头。

“你有想法了？”和别人一起打牌的奥古斯丁在那里问。

“是的，”巴勃罗说，“很多想法呢。”

“想法来自哪儿？酒缸里？”奥古斯丁揶揄道。

“或许吧，”巴勃罗说，“谁知道呢？玛丽亚，

[1] 格兰特 (Ulysses Grant, 1822—1885)：美国第十八任总统，南北战争期间任北军将领，后来被任命为北军总司令。

请把酒缸加满酒好吗？”

“那酒袋里应该有一些好主意吧，”奥古斯丁开始打牌了，“你怎么不自己钻到里面去找找呢？”

“不，”巴勃罗平静地说，“我喜欢在酒缸里面找主意。”

罗伯特·乔丹想，你们互相嘲讽吧，我是不想再踏上你们的轮子啦。看来，它只能独自运转了。一定要谨慎啊，不要陷入轮子的陷阱里，可能那个轮子能置人于死地呢？庆幸的是，我们已经下来了。但也有人两次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的，令人差点丧失了自己的意志。不过在这轮子上，那些酒鬼、卑鄙的家伙没有意识到危险性，还沾沾自喜地待在上面，除非死，他们是不会下来了。它先向上面旋转，然后向下转。每次旋转的方法都有一些不一样，但是大致的轨迹还是一样的。就让它转吧，他想。我是不会再登上去了。可不是吗，格兰特将军，我已经离开这轮子啦。

比拉尔正在炉火旁坐着，她把椅子调了个位置，以便能清楚地看见背对着她打牌的那两人的牌，她没出声，只是看着两个人打牌。

剑拔弩张的气氛在这里一下变成了普通的家庭生活场景，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，罗伯特·乔丹想。原来是这该死的轮子在向下旋转的时候才让你

难受的。不过我已经离开这轮子了，他想。任何人也别想让我再登上它。

两天以前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拉尔、巴勃罗和其他那些人存在，他想，世界上也压根儿没有玛丽亚这样的姑娘。当时的世界确实简单得多，做什么事都了无牵挂。

我从戈尔茨那里得到命令，来这里执行炸桥任务，虽然这也会有困难和严重后果，但我已经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。炸桥以后，回不回前线都行，如果回去的话，我计划着请几天假去一趟马德里。在这次战争中所有人都是没有假期的，但我可以抽空在马德里停留两三天。

到了马德里，我一定去当地的书店买几本好书，然后去佛罗里达旅馆开一个房间，舒舒服服地洗一个热水澡，他想。噢，对了，我还要让茶房路德斯去买一瓶苦艾酒，他对于这事很在行，一定可以在莱昂内萨乳品店或者大马路周围的铺子里找到一瓶的。等我洗完了澡，我就躺在床上悠闲地翻翻书，喝两杯苦艾酒。等消遣够了，就打电话到乐爵饭店，询问一下那里有没有空位子。

他不喜欢到大马路饭店吃饭，因为那里的饭菜实在难吃，而且还需要早点儿过去，不然晚了就什么都

吃不到了。何况，那里有很多记者他都认识，吃饭的时候可不能说多了。他可不想闷不吭声地吃东西，他要喝着苦艾酒，愉快地跟邻座的绅士聊天，跟金发的女招待调情，嬉闹够了就到乐爵饭店同卡可夫^[1]进餐。那里有上好的饭菜和纯正的啤酒，他要打听一下最新的战况。

他初次去马德里的时候，其实不喜欢乐爵饭店，这家饭店本来很适合消遣，但之后由俄国人接手经营了，于是就变得豪华起来，那里的菜肴变得过于讲究，人们的谈吐也有些过于放荡不羁，这一切对于一个被围困的城市来说，是没有良心的。你啊，管什么良心不良心的，他想。既然你已经完成了任务，又有一个地方可以吃到美味佳肴，那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机会呢？他当时认为是玩世不恭的言谈，现在想来都是实话。等到这次任务完成之后，在乐爵饭店，这可是一个热门话题呢，他想，我何不去凑个热闹呢，听听他们怎样谈论自己的事迹，也是一件享受的事呢。

你带玛丽亚一起去乐爵饭店？不，你不可以，毕竟她的头发太惹眼了。你可以让她待在旅馆内，她可

[1] 这是苏联驻马德里的代表，作者此处以苏联《消息报》记者科尔佐夫为原型。

以洗个热水澡，干任何她想干的事情，在那里等待着你从乐爵饭店回来。对，你也可以这样办呢，你先向卡可夫说明她的情况，然后带她去，因为他们会对她心生好奇，很想见见她这个人。

你或许根本就不会去乐爵饭店，你可以在大马路饭店吃早饭，然后急忙赶回佛罗里达旅馆。但是你明明知道自己想去乐爵饭店，因为想再看一看那里的一切，因为战争期间的断壁残垣，已经伤到你脆弱的心了，你想在炸桥之后再尝尝那里的美味佳肴，看看那里舒适和豪华的环境。吃完之后，你可以返回佛罗里达旅馆，而玛丽亚会在那里等着你。当然啦，炸了桥之后，她会在那里的。炸了桥之后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实现了。如果事情完成得很出色，去乐爵饭店吃一顿饭，他有这个资格。

在乐爵饭店这种地方真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，你第一次见到了西班牙著名的工农出身的指挥官，这场战争一开始，这些毫无作战经验的农民就拿起了武器，而且你还会发现他们当中不少人会说俄语。几个月前，你已经对他们的指挥能力大失所望，你也因此消极起来。不过，等你弄清楚了事情的真相，一切也就马上涣然冰释了。毕竟他们是工人和农民嘛。他们

积极参与了1934年的革命^[1]，在那次革命失败以后，他们被迫流亡海外，辗转 to 俄国，他们被送到了共产国际主办的列宁学院，在那里接受指挥作战的必要军事训练，准备投入下一次的战斗。

共产国际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。在革命中，你不可以让局外人了解你们的背后是由谁支持着，也不可以让他们知道自己其实是一知半解的。他了解这一点，如果一件事情大政方针上不会出错，那么说谎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他刚开始时也不喜欢谎言，他讨厌谎话。不过后来形势所逼，他变得爱说谎了，因为这是战争不可避免的，不过这是非常腐败的勾当。

你就是在乐爵饭店，听说了那个被称为“农民”的伐伦廷·冈萨雷斯的。不过他从来没有当过农民，而是西班牙外籍军团中的中士，后来开了小差，和阿布德·艾尔·克里姆一起战斗^[2]。即使在自己出身上撒了谎，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干

[1] 1933年秋，西班牙右翼政党在选举中获胜，激进党领导人担任共和国总理，他们一上台就大肆镇压人民。1934年10月4日深夜，工人总罢工开始了，阿斯里亚斯地区的主城市奥维多被矿工占领，他们成立工人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，执政仅15日，最后被政府所镇压。

[2] 阿布德·艾尔·克里姆从1920年起领导摩洛哥人发动起义，曾屡次挫败西班牙殖民军队。

呢？这种战争需要这种农民领袖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啊。如果你觉得这种假的农民领袖不可靠，那么真正农民出身的领袖，可能就像巴勃罗这种人，反倒令人不敢领教。你不能等待真正的农民领袖出现，但是当他出现时，他的农民习气可能太多，因而不得不伪造一个出来服众。

说到这一点，他初见“农民”冈萨雷斯时，只见他留着黑胡子，长着那种黑人的厚嘴唇，双眼瞪圆，目光如炬，他觉得这个人挺像真正的农民领袖的，做起事来也不比那些真正的农民领袖差。他上次看见冈萨雷斯的时候，发现他可能相信了自己的宣传，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农民了。他是一个勇敢而顽强的人，谁也比不上他勇敢。但是上帝啊，他的话确实太多啦。他激动的时候什么话都说得出口，也不管自己草率的言行会造成怎么样的后果，显然他已经犯下了好多政治错误了。即使战争毫无指望，他也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好的指挥官，战争失利错在别人。他认为，没有什么情况是毫无指望的，就是遇到，他也要抗争到底。

你在乐爵饭店还看见过那个平凡的石匠，那个加利西亚人恩里克·利斯特，他现在已经是师长了，也会说俄语。你还看见过那个细木工，安达卢西亚人胡

安·莫德斯托^[1]，他最近刚接手一个军团。他在圣玛利亚港从来都没有学过俄语。可是，如果他们为细木工开设一所贝里兹^[2]语言学校，他也可以很容易学会俄语的。他是一个党员，是地地道道的共产主义者，因为他最令俄国人信赖。他比利斯特或者“农民”都要聪明得多。

当然，乐爵饭店是一个政治大舞台，你在那里会受到全面的教育。就是在那里，你能够了解全部实情，而不是仅靠想象就能知道的情形。他才刚刚开始接受教育呢，他想，他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要继续长期地接受这种教育。乐爵饭店就是他学习的好去处。而且他在乐爵饭店的见闻加强了他对事物的判断力。他想知道真实的情况，而不是假想中的。

战争中历来都存在谎言。但是关于利斯特、莫德斯托和“农民”的真相确实要比谎言和传奇更加可靠。算了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向大家说明真相的，而眼前，令他感到高兴的是，能通过这一乐爵饭店亲自了解真相。

没错，他躺在澡盆里洗着热水澡，喝着苦艾酒，

[1] 莫德斯托和利斯特一样，也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优秀政府军指挥员。

[2] 贝里兹，美国教育家，于20世纪30年代创办贝里兹语言学校，学校分布于纽约、巴尔的摩、波士顿、芝加哥等地。